

譯華景黃

著原 娜亞林 苔阿林

家齊



行發局書氣正

OUR FAMILY

家 吾

譯 華 景 黃

行 刊 年 〇 四 九 一

賽珍珠女士序

人們爲什麼喜歡介紹這羣孩子——林阿苔，林亞娜，林妹妹——給愛讀本書的讀者呢？這裏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理由。第一，大家曉得他們的父親，就是那有名的林語堂先生；跟他有往來的朋友，更知道孩子有一個很有趣味的母親。

現在我來介紹這羣孩子給讀者，也無非爲了興趣。我常喜歡她們到我的家裏來，而且和我的孩子們遊戲，跟孩子們談笑，玩着各種有趣的玩意——她們在一塊兒表演着各種新鮮，自然，適合於年齡和能力的動作。我所以喜歡他們這樣的動作的原因，就是爲了我從沒有看到她們忘記對於中國家庭生活的優美禮貌的。我所接觸着的中國孩子，無論在態度，在談笑方面，都流露着自由思想，和能力；和獨立的人羣相符合的高尚禮貌的表現。

這裏是阿苔亞娜所寫的小文章，還有妹妹附加的註解，不過是些快樂的合作吧了。她們的取材，大半由於她們的父親所暗示的，因此當初也沒有出版的意思；然而她們寫下來的，却比較暗示的超過了不知多少。孩子們對於寫作覺得有趣味，我們也覺得閱讀起來，和她們同樣的有興趣。

這些文章，完全出於她們自己的手筆；沒有成人替她們修改，潤飾；不過在這羣孩子預

備把她們的原稿，將出版付印的時候，我給她們校閱了一遍，同時加以我認為應有的改正，但這僅僅是改正，也是一般校訂所應享的權利啊！

讀者立刻可以覺察得到，孩子們是依照各人的個性寫作的。在事實上表現出來；無論阿荅，無論是亞娜，更無論是妹妹，他們所寫的文字都絕對不同的。

阿荅是個純粹中國典型；她的年齡雖然不大，但她至少有觀察，和想像的力量了。她從沒有一分一秒的時間，忘記她是個中國人的。她具有着中國人所讚美的嬌羞的美麗；優美的聲音，和富於思想的表情，她和西方社會接觸了以後，彷彿僅僅使她變成一個更高尚的中國人了。

但亞娜却不像阿荅了，她沒有完全中國化。不過從她的文字中，和她所有的行動上觀察，都表現出她那種剛毅的性格；她的聰明，活潑；她從不感覺自己的差異。不論在中國或外國，亞娜總顯得有些兩樣；可是她却倔強得可以使人忍耐得住。如果在某一天，我發現她的真實的天才，在她那清明的眼光中透射出來，我決不會驚異的。而且，有時候，我似乎覺得她這種天才，現在我已經看見了。

妹妹呢？她又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是隻小貓，是個木偶，是位沉靜的青年女人——不管她像那一種，她總是聰明的。她始

終保守着一種情緒，能使我們驚歎和羨慕。

在這幾個中國女孩子的眼光中，以為世界向她們所顯示的，完全是明顯而又純潔的；但我們却比較世界更觀察她們來得清楚。我們可以看得出，這種可愛的，簡易的家庭生活，是中國舊式家庭最近代化的表現；但這舊家庭已有好幾百年的基礎，成為世界上最永久的文明基礎了。

——賽珍珠女士

開端的話

父親叫阿荅和亞娜寫日記。她們不久就開始寫了，寫得也很好，所以父親告訴她們，說不定可以出版。當我們到巴黎的時候。她們繼續寫着，而且寫得更多。有時候，也居然有人來讀這些日記；因為牠們都是有興趣，而且也富於真實性。尤其是亞娜所寫的。我最歡喜那篇「家中的大鼠和小鼠」，不曉得你是否也喜歡？每天早上，亞娜坐在房裏寫些東西，她倘若聽得「像一片奶油」(‘As Fat as Butter’)——這種詞句時，明天，她就會寫在日記上面了。至於阿荅所寫的，我却有些不大明白。亞娜的一部份，我可以多告訴你們一點。像在七月十四那天，亞娜禁止我們讀書，我想她總有她的理由的。不過我却始終弄不明白，她既然禁止我們去讀書，却為什麼不去禁止別人讀書呢？有時候，別人讀着一個生字的時候，她却把面孔藏到沙發中去。

阿荅寫得比較多，因為她所寫的都是中國文字。阿荅今年十六歲，亞娜十三歲。
好啦，再會啦！

——
妹妹

林語堂女
兒的日記

吾家目次

序言——賽珍珠女士

開端的話——妹妹

第一輯 吾家五林

為什麼我就是我

父親

母親

阿荳

妹妹

亞娜

母親

父親

父親寫作的時候

一
二
五
八
一〇
一七
一九
二二
二四

母親喜歡用牙膏	二六
父親的嗜好	二七
父親的宵夜	三〇
父親的泥馬	三二
父親和他喜歡吃的東西	三五
父親的童年時代	三六
父親和舊金公司猜獎	三九
父親在演講時	四〇
「父親和剪髮」	四二
父親和他的烟斗	四四
父親跟母親開玩笑	四五
我的名字的故事	四六
我的中文名字	四九
家中的大鼠和小鼠	五四
家中的歌唱	五八

第二輯 美國

我們的表演·····	六〇
錯亂的帽子·····	六二
父親對於各種事物的意見·····	六三
妹妹的集郵·····	六五
我需要一間房間·····	六八
宗教·····	六九

離開上海的一日·····	七一
檀香山·····	七三
好萊塢參觀記·····	七五
家事·····	七七
第一次在地道與高空鐵道上·····	七八
在第五街散步·····	八一
母親在難民救濟會中·····	八三

紐約的戲院	八六
我趁公共汽車上學	八七
同妹妹上學	八九
我對於美國兒童的印象	九〇
校中的娛樂	九二
史底娜與南珊女僕	九三
在馬茜購物	九四
第一次演劇的經驗	九八
參觀康諾島記事	一〇〇
在大西洋城中	一〇二
在海凡拿的遊戲	一〇四
他們問我們關係中國的問題	一〇六
我喜歡紐約嗎？	一〇九

第三輯 歐洲

在薩維亞輪船上·····	一一三
維蘇威的内部·····	一一四
佛勞倫斯·····	一一九
在尼斯的第一晚·····	一二一
在蒙登中·····	一二五
小蟹的死·····	一二七
從法國南部到巴黎·····	一二九
法國的奇異習俗·····	一三一
世界上最美麗的街道·····	一三四
我們到孟麥梯去·····	一三六
我們的看門人·····	一三九
比利時修道院參觀記·····	一四〇
父親在法國人店裏買一架收音機·····	一四四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	一四六
七月十四日的早晨·····	一四七

鳥市場.....一四八

小鳥死了.....一五一

無線電城和埃發爾塔.....一五三

在彭非大學.....一五四

倫敦.....一五九

希特勒.....一六二

希特勒和我們玩了一次惡作劇.....一六四

我得了六個兄弟姊妹們.....一六七

第四輯 中國

我們在上海的花園中.....一七一

我為什麼喜歡中國新年.....一八四

中國電影和中國明星.....一八七

王媽.....一八九

朱媽.....一九一

阿金的故事·····	一九二
蘇州·····	一九五
城隍廟·····	二〇一
牯嶺度暑假·····	二〇二
天目山·····	二一六
杭州·····	二二二
我患想家病嗎？·····	二三二
譯後的話·····	二三九

第一輯 吾家五林

爲什麼我就是我

我有時想：我爲什麼生爲人類？爲什麼我的名字叫林亞娜？爲什麼我是林語堂的女兒？我又很覺得奇怪：爲什麼我不是狗？或是一隻貓？或是一匹象呢？倘若我是一匹象的話，我又應該怎樣呢？那時候，我將在樹林中過日子呢，還是被關在中央公園的動物院裏呢？倘使我生爲一匹馬的話，我的環境又將是怎樣呢？

這些想念，常在我心裏盤旋，但誰也不能替我解答這些問題，倘若我是一株樹，人們要砍下我的枝條，我又將怎麼辦？我喜歡被人們砍下來嗎？倘若我生而爲一頭海洋中的大鯨魚，人們把我捉住了，我又將怎樣？同時做了鯨魚的景況，又不知道是怎樣？

現在，我是生活在中國人的家裏；我爲什麼不生爲一個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或是美國人呢？我爲什麼又不是一個哥倫布時代的野蠻人呢？

誰把我成爲一個女孩子呢？我不喜歡做女孩，我却高興做個男孩子；誰決定我做女孩子

的呢？他知道我不喜歡做男孩的嗎？還有，誰又敢說我是應該生於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的呢？

誰又敢說我應該生有十隻手指，兩隻眼睛，和一張嘴吧呢？像上面這些事情，沒有那個能夠證明那樣是不錯的，現在，我已做了我，但爲什麼我就是我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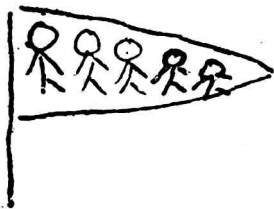
父親

吩咐我寫一篇關於父母姊妹的素描，現在我就先寫我的父親。

父親是一個四十四歲的人，說到年齡問題的時候，他時常弄不明白的。他用中國老法子來計算他的年齡。但這樣來計算我們的年齡時，可就有些麻煩了。

譬如：我們同時用中國老法子，和美國的年齡計算法來計算年齡，每到新年增加一歲，到生日時，又增加一歲，那一年裏面，不是要長了兩歲嗎？所以最後，他勉強

THE LINS BANNER



——亞娜作

肯定說，我們都是中國人，應該依照中國法子，每到新年，來計算我們的生日和年齡，不再拿四月，五月，七月，八月，十月，我們的生日來增加我們的歲數了。

父親常常誇耀，他認為他的脚是世界上最清潔的。因為他每逢散步回來，總要洗一次脚，他說：

「我的脚是世界上最清潔的，有誰的脚，能夠像我一樣的清潔？羅斯福總統，希特勒，墨索里尼，誰都比不上我？我不相信他們能像我一樣，每天要洗三四次脚的。」

這是他常常說的笑話。

大家都知道父親是最喜歡吃烤牛肉，每逢我們到R. W. 家裏去，總有這種烤牛肉吃。

父親喜歡到小舖子裏去參觀參觀，但每次總沒有買東西，大約是爲了省錢吧？

父親對於演講，和短文，都表示討厭，但實際上他在紐約的時候，却常常寫短文的，他以爲短文很有意義。

林語堂寫了許多驚人的著作，使人讀了再讀，連讀六次以上的。他又喜歡旅行，到著名的地方去參觀。像巴黎，倫敦，北平……他也在那些地方寫作銷路很好的書。在紐約，他所寫的書，銷路也很好，可是他說紐約是「地獄」。

父親是祖父最寵愛的兒子，他是弟兄們最年幼的。他常把他幼年時代的事情，告訴我。

有時候，他講得使母親也好笑起來，他也時常說起他將來會成一個鬍子。他每天吻母親的面頰，父親說她是和妹妹雙胞胎呢！

父親喜歡洗澡，他也把洗澡當做一種運動。他唯一的娛樂，就是散步。但他在少年時代時，却是聖約翰大學中的一英里賽跑的選手。父親奏鋼琴的本領很好，但他却連一首曲譜也記不熟。

他愛鄉村和大山。只要有山景可以眺望的時候，他常是眺望着，欣賞着，讚美着。父親却憎厭近住宅的高建築物。他說：「這是阻礙我們眺望的啊！」

父親也憎厭青年人把頭髮梳得很光亮，加上許多生髮油。他喜歡穿棕色，寬大，不透水，發亮光，經穿而舒適的皮鞋。

父親時常把許多玩笑的故事講給大家聽，而且也已經說過不知有多少次了。但每次他說的時候，總是一樣有趣，而且聽的人，也從不感到厭倦。

父親和家裏人一同出去參加宴會時，總換上別的衣服，但他却不喜歡把上衣和褲子穿得一樣，他覺得只有侍者才是那樣穿着的。

父親也愛漂亮，他把有架的眼鏡，換成新式無框的；他知道如何配置他的襯衫，領帶，使服飾調和。